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石緣
第二十二回 宮殿上四美成婚 孤城中兩忠遇難

詩曰： 姻緣難逆料，造化常顛倒。
才貌自矜誇，一敗如秋草。
曾笑妹無才，容顏欠姣好。
豈敢嫁公卿，只堪樂綦鎬。
誰知賦桃夭，居然一大老。
雖非美而文，統兵守豐鎬。
海寇猝難平，朝廷命徵討。
一戰又成功，合門加旌表。
孰謂相無憑，於今分白皂。
女子別貞淫，配偶天然巧。

話說金雲程接進父母、妻子並岳父母、員外、院君、小姐等，到得衙署。眾人一看，只見堂高數丈，屋宇深沉，房屋百間，盡是雕樑畫棟；園庭一座，無非台閣亭池，左右數間公館，鐵、石二將分居門前。一帶班房，書皂輪班各守，贊堂的都是文臣武將，袍甲鮮明；守門的盡皆劊子軍牢，刀槍森列。內堂中一派笙簫鼓樂，華筵上早陳海味珍羞。接風家宴已畢，外邊賀禮紛紛。雲程一概不受，足足又忙半月。

一日，理事稍暇，雲程到父母處問候了一會，來到夫人房中閒坐。夫人就說起林家二小姐，道：「他才貌雖則中平，恭容德性色色俱全，大非阿姊輕狂體態。那年李鐵嘴曾相他有夫人之分，看來是像一位夫人之相。我曾許他到任後與相公商議，替他為媒，不知相公可有處成全他否？」雲程道：「夫人既看中意，許他為媒，下官倒想著一人在此，年又相當，嫁去實是一位夫人了。」夫人道：「是誰？」雲程道：「就是令弟尚未有親，說成豈不是一位夫人？」夫人道：「好便甚好，只恐家寒，兄弟粗蠢，員外、院君未必肯。」雲程道：「夫人說哪裡話，岳父原是舊家，大舅一身本事，已受皇封，將來正未可量。

員外、院君有甚不肯，只不知小姐可有此福否？夫人且去與岳父母、大舅商酌，下官先稟明了父母，就與員外、院君說便了。」夫人道：「多謝相公盛情，妾身就對爹娘兄弟說知。候相公回音定奪。」雲程隨即到父母處，將此事稟知，要代林小姐與大舅做媒。彥庵聽說大贊道：「二人正當男婚女嫁之時，門戶又相當，年紀又相若，實是一對好姻緣。我兒正該速速為媒才是。我也有一事正要與你說知，你妹子年紀也長成了，還未許人。我看來沒有個中意的女婿，只有鐵純鋼年紀相當。原與我家世誼，又是我的學生，且一家性命全虧他母子保全，算來甚好，只自己不便啟齒，須得一個媒人便好。」雲程道：「果然甚好，要媒人若不若就煩岳父便了。」彥庵道：「我兒之言有理，你可先與員外說妥，去回復你岳父，就好煩他為媒了。」雲程領命，就到員外處請出員外、院君，見禮畢，院君道：「賢婿喚愚夫婦出來，不知有何話說？」雲程道：「有一頭親事，小婿要代小姨作伐，不知岳父母尊意若何？」員外、院君齊道：

「賢婿作伐，自然極妙的了，有甚不從。但不知是哪家？」雲程道：「就是石家大舅，他年紀與小姨同庚，正當婚嫁之時。小婿方才與夫人商議，夫人說只恐大舅生得粗蠢，岳父母不願。

小婿特來請教。」員外、院君大喜，道：「夫人怎說這話，只恐小女醜陋，不堪為將軍之配，倘蒙不棄，是小女之福，聽憑擇日成婚便了。」雲程就別了員外，來到石道全處，夫人已先說妥，道全夫婦亦甚歡喜。雲程又將父親之言，托道全到鐵純鋼處為媒，道全隨即過去與純鋼說知。純鋼更覺歡喜，一則向來看見元姑小姐美貌端莊，心中久已愛慕，只為自己難於啟齒；二則因雲程已封侯爵，他的品級相懸，誠恐不肯，不敢開口。

今見道全一說，正合己懷。便道：「小姐係侯府千金，金枝玉葉，小將係標下將士，怎敢仰攀？」道全道：「小婿曾說將軍原係世誼，況敵親翁全仗將軍保全，感恩不淺，彼此相德，何必過謙。」道全遂即回復了雲程。又請出彥庵說了，就擇吉成親。四個新人，恰好都是同年，就選了十一月初三日大吉。雲程急急備辦妹子妝奩，並代林小姐也一色備完。到初三日，兩對新人齊齊打扮，堂前金鼓喧天，席上笙歌迭奏，眾官送禮慶賀，諸將備酒送房，兩邊俱十分熱鬧。當夜合衾成歡，夫妻恩愛不言。可知自此以後，有光就將員外夫婦接到自己署中居住，安閒快樂。鐵嘴所言半子之靠卻又應了。

且說雲程到任一年，治民察吏，井井有條，考將練兵，時時不倦。軍民相得，百姓歡娛，正是一載化成，中外悅服，且按下不題。

且說學師金誠齋那年丁憂到家，守孝三年，起服補了江寧府學教授。未及一年，特舉了卓異，升任錢塘縣尹，清廉正直，撫字心勞，萬民歡慶。方及兩載，就升了湖州府同知，駐紮烏鎮。剛剛到任，適遇海塘衝倒，撫院就差他料理修治。一則他官運亨通，二則他才略原好，不上一年，工程告完，塘岸修起。

上台因他有功，就題了府。又未幾，轉了道，鎮守台灣等處要缺。到任之時，四方平靜，民安物阜，甚是安閒。地方還有一個總兵鎮守，那總兵姓李，武藝高強，手下參游千把不計其數，馬步軍兵數萬有餘。海中雖常有賊盜竊發，總兵不過差幾個兵卒殺出，便望風逃去了，從來不以為意。所以守道衙門雖兼武備，從無驚擾。所入也有限，在誠齋原非貪利之人，見衙門清淡，倒喜安閒快樂，自謂得所。誰知一年之後，海船造反，報到總兵衙門，總兵也不以為意，差一個千總兩個把總，帶了兵將迎敵。剛剛一陣，被他殺死者一半，活捉者一半，只逃得幾個回來報知，嚇得總兵大驚，道：「向來海賊最是無用，我軍從未失利，今日如何全軍覆沒，卻是何故？」報子道：「大老爺不知，向來海賊不過各恃武藝相殺，諒他在水中強橫，登陸地就完了。如今不知哪裡來了一個賊頭陀，好生利害。頭帶一個金箍，發披數尺餘長，兩耳四個金環大如茶杯，面如鍋底，手似烏鴉，身穿一領火烈袈裟，頸掛一串骷髏念珠，手持兩口喪門寶劍，對人念咒，稟氣不足的，一咒便死，稟氣強盛的，被他一咒也就癡呆了。所以我軍廝殺並未弱他，都被這賊頭陀念咒咒死了一半，一半被他捉去，以致全軍覆沒。小的若非見機早走，也被咒死了。望大老爺早作準備，不可輕看了他。」

總兵道：「胡說！天下哪有咒得死的人，還是他們玩敵致敗，你可再去打聽，我這裡一面知會道爺，一面親自領兵徵剿便了。」

報子領命自去。總兵當即通知誠齋，傳齊諸將，即日祭旗起兵，來到海邊。只見海船一字擺開，旌旗蔽日，金鼓喧天，船頭上個個金盔亮甲，槍刀密布，大非向日光景。總兵恃著武藝高強，兵多將廣，也不在心上，遣將擺開陣勢，殺上前去。

賊兵見官兵殺來，也齊齊上岸對敵，兩軍相殺三十餘合，賊兵槍法已亂，急急收兵。總兵恐有頭陀念咒，不敢追上前去，也鳴金收軍，得勝回城。著人打聽賊船猶然擺開，並不逃去，心中疑惑道：「向來這班海賊一敗就望風逃去了，如今不逃，心有所恃。倘果頭陀邪術咒人，我軍為之惶惑，如何是好？」

急到守道署中商議。誠齋出接，道：「聞得海賊橫行，邪術咒人，昨差兵將徵剿，都入其術中，本道亦甚惶惑。今幸老總戎親臨監陣，一戰得勝。足見小鬼跳樑，只欺得無名小將。頭陀邪術，亦只咒得軟弱軍兵，一遇老總戎英雄武藝，正直行兵，邪術何能相犯？本道亦蒙覆庇，可喜，可賀！」總兵道：「道爺休得過獎。小弟此來，正是為此，要求道爺斟酌一個禦敵之法。」誠齋道

：「以老總戎之英雄武藝，諒這海賊一戰潛蹤，何須本道商酌。況本道雖備員分守，實係起家學博，武事未諳。

向年同事姑蘇老總戎所素知，不識有何斟酌？」總兵道：「道爺不知，那些賊子，莫說武藝平常，即使十分強勇，也能抵敵得過。只是他向來竊發，一戰而逃，今已大敗，仍然耀武揚威，必有所恃，想來頭陀之言信不謬矣。弟雖係武夫，但知一徹直人，那邪術咒詛，無由破法，兵書有云：『將在謀而不在勇。』昔年諸葛武侯，原不過草廬中一個書生，後來先主請出，拜為軍師，鼎分天下，全係武侯掌略之中。故上陣廝殺雖用武將當先，帳中經略，實賴書生妙計。請道爺算一妙策，弟依計而行，豈不全美。」

誠齋細細一想，忽大笑道：「老總戎方才說武侯神算，倒觸著了本道一個小計，不知有濟否？」總兵道：「道爺妙計，必然不差，請道其詳。」誠齋道：「吾聞武侯曾有木牛流馬之法，如今頭陀必要對面咒人，不若吩咐軍中，連夜趕做數百木人木馬，人用金盔亮甲，馬足都用車盤，馬腹可以藏人，馬口俱藏火炮。老總戎調兵出戰，待他殺敗逃去，須大震金鼓，喊叫追趕，就將木人木馬撥動機關，假作人馬追在海邊，使彼一時莫辨。頭陀必在船頭弄撥，那時馬口火炮齊發，不怕頭陀賊船不彈為齏粉，此計不知可好，請老總戎商酌定奪。」總兵大喜道：「人說讀書人胸藏甲冑，信不謬也。弟雖有武藝，只知上陣相殺，哪有這些神機妙算。今聞道爺妙策，諒這賊頭陀指日可破矣。望道爺畫一圖樣，連夜著木匠做就便了。」誠齋當即畫就木人木馬圖，送到總兵處。總兵果叫木匠連夜做就，肚內果可藏人，撥動機關，走如飛馬，遠至百步，便看不出是真是假。馬口俱藏火炮，一一妥當，正要出兵，算來神出鬼沒，雖有奸惡頭陀，怎逃馬口神炮。誰知不應木馬成功，點兵時，忽有一個馬兵鄒狗兒酒醉不到，總兵大怒道：「行兵之際，豈容臨點不到，發令箭一技，速速綁赴轅門，斬首示眾。」內有一兵與狗兒有親，急急報知。狗兒自知難免，趁令箭未到，先逃到海船，將木人木馬之計，一一報知，以為進身之地。頭陀海賊聞知，盡吃一驚，道：「此計果然利害，幸鄒狗兒報知，不然我軍盡入局中矣。為今之計，只有即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。速點兵將百員，埋伏海口，候他木馬來時，可將木馬盡行撥轉，使向彼軍跑去，火炮一發，豈不反皆彈死。」算計已定，就發兵對敵。

總兵哪裡知道，原用前計，將木人木馬追去，誰知將近海口，被伏兵撥轉木馬，反向本陣趕回，火炮齊發，嚇得兵將急急躲避，已彈死大半。總兵急急收兵入城。知為鄒狗兒所賣，無可如何，惟有閉城固守，與守道連夜做就文書報知。督撫達部又修成疏章，奏知皇上，請發救兵。皇上見疏，大驚道：「台灣係江浙門戶，台灣若失，江浙危矣。」速命大臣會議，發兵救應要緊。當有兵部尚書啟奏道：「臣昨觀來文云：海賊屢戰屢敗，甚是無用，即一總兵李紹基足堪抵敵，無用救兵接應。

所慮者頭陀邪術利害，無人敢當，故請兵相助。今觀在朝諸將，武藝高強者雖多，能滅邪破法者鮮有，只有鎮西侯金玉與左右二將鐵純綱、石有光，昔年蕭化龍造反，道人妖法更比頭陀利害，皆賴彼三人之力，一朝破法斬除，今若要破頭陀，除此三人，無人可去，不識聖意若何？」皇上遲疑半晌，道：「卿所舉雖是，但西安亦係要地，況平定未久，若將兵馬撤回，誠恐餘賊乘機竊發，為害不淺，必要想一兩全之策為妙。」早有左丞相出班：「啟奏吾皇，臣聞聖慮果是不差，但尚書所舉，亦不為謬。依臣愚見，將軍鐵純綱久居西安，民情地理素所熟悉，不若使他權護鎮西侯印信，鎮守西安。將軍石有光武藝甚好，可命徵海之任，鎮西侯金玉正直無私，邪魅不能相犯，可為監軍之職，前往破法，豈不一舉而三得乎。不識聖意若何？」皇上道：「卿言甚是有理，可速傳旨鎮西侯金玉，加封靖海公，帶領兵馬，速徵台灣，監軍破法。其鎮西侯印信著將軍鐵純綱署理，鎮守西安。將軍石有光封徵海大將軍，帶領兵馬前往台灣，征伐海寇。有功之日，另行升賞。旨意一出，兵部即刻著人飛馬齎到西安。

金玉聞知，同鐵、石二將接過聖旨，見旨意緊急，又知台灣守道就是誠齋，危在旦夕，遂即將印信、兵符、令箭交與純綱署理，自同有光拜別父母，急要點將起身。彥庵知道，立刻寫書一封寄候誠齋。夫人道：「妾身向年曾許天竺香願，至今未還。今相公既往浙江，妾可好同到杭州，還了香願，何如？」

金玉道：「救兵如救火，一則旨意緊急，二則伯父有難，刻不容緩，豈能帶得家眷。夫人既要還願，可稟知公婆前去便了。」